

从民族走廊到经济走廊：南岭民族 经济走廊的建构逻辑与战略价值

李 剑

(曲靖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云南 曲靖 655011)

摘 要: 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地理”区域概念, 南岭民族走廊具有显著的通道内涵, 是发展走廊经济的天然区域。构建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 实现由民族走廊向经济走廊的范式转换, 将南岭民族走廊这个民族学概念延伸至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既是形势所致, 又是问题所逼。民族走廊学说与施坚雅区域划分模型在认识论上的相通性, 为将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具有其它经济区划无可比拟的优势, 同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作为整体性区域实现从民族走廊到经济走廊的范式转换, 对于该区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价值。

关键词: 南岭民族走廊; 经济走廊; 区域建构; 战略价值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79(2023)02-0069-06

“民族走廊”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重要民族学学术概念, 是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 南岭民族走廊自提出之始就成为学术界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 其经济发展问题是学者们非常关注的研究课题。费孝通先生自提出南岭民族走廊概念之后就曾提出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协作区”^①的战略构想。民族走廊是历史上各民族重要的迁徙流动通道, 具有显著的走廊内涵, 是发展走廊经济的天然区域。

一、理论基础：作为特殊“历史-地理”区域概念的南岭民族走廊

作为三大民族走廊之一, 南岭民族走廊在我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具有重大意义。南岭民族走廊涉及到我国南方属于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中的多个民族, 是研究各民族之间的迁移流动、历史关系、文化互动、古代交通等

内容的绝佳区域, 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的重要支撑。费孝通先生曾用“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中南”“南岭山脉”“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②等语句对南岭民族走廊进行零散而非系统地抽象概括。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南岭民族走廊研究, 侧重走廊内民族关系和文化渊源纽带, 是构建南岭民族经济走廊思想的基本理论依据。学者李星星将费先生提出的南岭民族走廊定义为“壮侗走廊”, 将其地理位置界定在东南珠江、闽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三条水系的分水岭地区, 以南岭山脉与珠江支流为自然地理基础^③。学者王元林认为, 南岭民族走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南岭走廊仅仅是指包括南岭五岭及附近山岭在内的一系列北东向平行的山地和低谷, 而广义的南岭走廊向西可延伸至乌江与红水河的分界线即苗岭地区^④。他坚持广义的南岭民族走廊概念。学者覃德清认为,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研究范畴的南岭走廊却是随着民族的不断迁徙、文化分布范围的移动

收稿日期: 2022-12-07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省少数民族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2022J0793)。

作者简介: 李 剑, 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① 费孝通. 行行重行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435-443.

② 费孝通. 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3): 2-6.

③ 李星星. 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J]. 中华文化论坛, 2005(03): 124-130.

④ 王元林. 费孝通与南岭民族走廊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06(04): 109-116.

而变动,而且没有不可逾越的整齐划一的疆界^①。学者吴忠军则认为南岭民族走廊的地理范围不应该扩大,应从地理学角度界定其范围^②。学者麻国庆认为,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南岭走廊”的区域范围的确定,一方面应参照地理学界各种关于南岭山区的自然地理划分;另一方面应结合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社会、族群流动等因素。他认为:“南岭走廊”应包括武夷山南端、赣南山区、粤北山区、湘南山区、桂东北山区、桂北-黔南喀斯特区、滇东高原山区,东连闽粤沿海,西接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区域)及东南亚山区^③。学者李晓明认为,狭义的南岭民族走廊仅仅是指“五岭”,而广义的南岭民族走廊西起桂黔滇三省的交界地^④。尽管学术界对南岭民族走廊的界定依然存在争论,但是在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地理”区域概念上得到了统一认识。其特殊性表现在:从地理区位来看,它是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串联西南和东南的通道;从民族构成和文化来看,它是苗瑶和壮侗两大语族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带有明显的山地和水文化特征,民族关系紧密且多元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从行政区域来看,南岭民族走廊地处粤湘桂赣等多个省区的交界地区,但又不完整涵盖任何一个省(区)。

自然地理学术视域下的南岭民族走廊,侧重走廊内的地质地理与地缘关系,是构建南岭民族经济走廊的自然依托。南岭民族走廊因地处地理学上的“南岭”而得名,学界有不少学者坚持从地理学的角度界定其地理范围,直接将南岭山区的地理范围界定为南岭民族走廊的空间范围。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42年就曾以“南岭何在”为标题,首次探讨了南岭的地质构造,并认为南岭的地文存在毫无问题^⑤。地质学家常隆庆认为,南岭属于不稳定的华夏古

陆台、南岭准地槽,其范围要比地理上所称的南岭要大的多,包括了江南地盾和闽浙地盾的所有地区^⑥。莫柱孙等学者提出的南岭范围最为广泛,将南岭泛指长江与珠江流域分水岭一带由花岗岩构成的山地^⑦。土壤地理学家席承藩把南岭北侧的湘赣山地列入中亚热带江南山地区,而将南侧的桂东北山地、粤北岭南山地以及桂北-黔南喀斯特区列入亚热带华南丘陵区。1990年中科院南岭山区考察组以地质构造与山形为基础兼顾行政区划,确定了南岭山区的边界范围:以南岭为主体,西抵雪峰山以南的八十里大南山,东越武夷山南端,北与万洋、诸广等山相接,南和九连山相邻,东西绵延640公里,南北宽约320余公里,其地理位置大致位于北纬23°50′(英德)—26°55′(祁阳),东经109°36′(龙胜)—115°35′(龙川)之间,行政范围涉及粤北、桂东北、湘南和赣南四大片。^⑧

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南岭民族走廊也是处于多个经济区的分界交叠的位置。从施坚雅基于其市场层级体系而对晚期的中华帝国所划分的九大区域来看,南岭的东西两侧分别连接着东南沿海区域和云贵高原区域,南北两侧分别连接着岭南区域和长江中游区域。因此,如果将南岭作为一个整体性区域,它的空间范围则与施雅坚基于市场体系模型下的经济区域有所区别,是云贵、东南沿海、岭南与长江中游区域的交界地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经济区划角度看,南岭民族走廊所涉及到的区域范围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同时跨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南岭民族走廊的主体部分属于中部地区,但边缘地区同时延伸至东部和西部地区。其二,地处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的交界地带,既是南北交通要道,又是东西串联通道。其

① 覃德清. 关于开展南岭民族研究的构想[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2): 64-69.

② 吴忠军, 邓鸥. 南岭民族走廊贫困现状与扶贫开发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14(06): 136-146.

③ 麻国庆. 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3): 84-90.

④ 李晓明. 族群认同的“多元性”:以南岭民族走廊瑶族为例[J]. 前沿, 2010(22): 148-151.

⑤ 李四光. 区域地质构造分析[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4: 38-44.

⑥ 常隆庆, 杨鸿达. 中国地质学[M]. 北京:地质出版社, 1956: 191-192.

⑦ 莫柱孙. 南岭花岗岩地质学[M]. 北京:地质出版社, 1980: 12.

⑧ 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划委员会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南岭山区科学考察组编著. 南岭山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2: 4.

三，毗邻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泛珠三角、西南等经济区，是各经济区互通往来的重要陆上枢纽。其四，从国际区位来看，南岭民族走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区域，是连接我国各经济区域与东南亚国家地区之间商贸往来的重要国际大通道。

本文认为，南岭民族走廊是处于中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的南岭山脉地区和珠江支流地区，是历史上壮侗和苗瑶语族民族或族群所选择的既可以便于迁徙流动、又可以避开文明中心进行政治军事扩张与开发而以求民族延续，在各民族长期互动融合中形成的平面成条带状的民族地区。南岭民族走廊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是苗瑶和壮侗两大语族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它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界线，是连接我国西南与中南的交通要道，也是连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大通道。本文采用广义的南岭民族走廊概念，将南岭民族走廊划分为核心区与辐射区两部分。南岭民族走廊核心区的地理范围，以南岭为主体，东至武夷山南端，西抵雪峰山以南的大南山，南与九连山相邻，北与万洋、诸广等山相接。核心区所涉及到的行政区域分为粤北、桂东北、湘南和赣南四部分，包括广东省的韶关、清远；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贺州；湖南省的永州、郴州以及江西的赣州地区。南岭民族走廊辐射区所涉及的地理区域包括武夷山南端、岭南地区、滇东高原山区、黔南地区等。

二、范式转换：南岭民族走廊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下发展模式之探索

南岭民族走廊地区，涉及中心四省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和辐射三省区（贵州、福建、云南）共七个行政省区，国土总面积达 147.54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达 39451 万人，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15.37% 和 28.53%，经济总量占全国百分比超过四分之一。^① 根据统计，2016 年至 2021 年，南岭民族走廊地区经

济发展总体趋势良好，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加，经济发展总体保持平稳增长。走廊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由 2016 年的 20.25 万亿元增加至 2021 年的 29.70 万亿元，年均增加 1.48 万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比例由 2016 年的 27.8% 增加至 2021 年的 31.8%。从人均 GDP 来看，南岭民族地区人均 GDP 由 2016 年的 33769 元增加至 2021 年的 51329 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稍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② 总体而言，南岭民族走廊地区自“十三五”时期以来经济运行总体表现良好，是我国发展表现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

尽管“十三五”时期以来南岭民族走廊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但是，从整体来看，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表现在发展差距、经济结构、创新能力、对外开放、贫困状况等多个方面，其中，发展失衡是最为突出的核心问题。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发展基础、发展理念、发展战略以及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南岭民族走廊地区形成了与地势走向截然相反的经济发展趋势。表现为：在地势较低的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广东和福建两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于地势较高的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处于中部地区的湖南与江西两省，经济发展水平居中。随着地势由东向西延伸，地势逐渐升高，而经济发展水平却逐渐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且发展差距有进一步被拉大的趋势。根据 2021 年相关数据统计计算，在 GDP 总量指标上，走廊内的区域差异系数达 0.809，区域发展差距十分悬殊。在人均 GDP 上，差异系数为 0.38。另外，南岭民族走廊各省区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以及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四项指标上的差异系数分别为 0.9128、0.5468、1.0754、0.8962。此外，2016 年，南岭民族走廊各省区在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两项指标上的差异系数分别为 0.3265 和 0.8990。^③ 此外，南岭民族

① 以上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6-2021) 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② 以上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6-2021) 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③ 以上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21 年) 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走廊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桎梏制约经济持续发展,创新能力不足造成经济增长的动力缺失,对外合作开放不开阔致使发展空间受限,贫困问题始终束缚民族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等问题。

有效解决南岭民族走廊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关系到我国能够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问题,这就要求必须将南岭民族走廊作为一个整体性经济区域并对其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探索创新。发展通道经济或走廊经济,构建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实现由民族走廊向经济走廊的概念延伸和范式转换,借助民族文化纽带强化走廊区域的经济联系,是实现南岭民族走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途径,是形势所致和问题所逼下的积极应对。

三、建构逻辑:两种区域建构和划分模式在认识论层面上的相通性

区域本来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核心概念,一方面是指客观存在的地理单元,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主观建构。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区域概念,南岭民族走廊的内涵更加偏向人文属性。而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对区域的边界、内质、外斥等方面具有严格的客观性要求。构建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的首要问题就是在理论层面对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经济区域的合理性进行论证。

完整的地理区域概念是客观的物质环境与人们主观建构相结合的产物^①。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将他创立的区域划分模型的依据解释为“人之互动的空间结构”,即以具有经济理性的人为出发点。他建立的中国区域体系的构建方法,舍弃了行政区划的界线,从具有经济理性的人的行为出发来定义区域的含义。如果按照人的互动空间结构这种逻辑来看待民族走廊,那么包括南岭民族走廊在内的三大民族走廊都可以视为是一种整体性的区域概念。而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基本空间格局的划分,体现出一种基于人或族群的互动关系角度进行区域划

分的方法。学者刘志伟认为,“从表面上看,民族走廊的空间模式与施坚雅的区域模式截然不同,但这样一种从人群的互动形成空间认知的取向,从人的行为出发去建构区域范畴,与施坚雅的区域模型在认识论上其实也可以相通,只是施坚雅主要从人的经济理性行为出发,而费孝通则主要从人的文化认同形成。我们可视为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区域研究的两种可以互补的区域空间认知范式。”^②不管是从人的经济理性行为(市场交易)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人的非经济理性行为(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施坚雅与费孝通对中国区域格局的划分,都体现了同一种认识论,即从人的行为、人群的互动空间角度来看待区域的建构。施坚雅的区域分析模型与费孝通的民族走廊学说在认识论上的相通,为解释南岭民族走廊作为一个整体性经济区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南岭民族走廊处于多个区域的边缘交界地区,单从施坚雅模式来看,它的空间范围与施雅坚基于市场体系模型下的经济区域有所区别,并不构成一个完整区域。但是施坚雅模式存在固有缺陷,即:作为施坚雅模式的出发点,“理性经济人”虽然具有一定客观性和合理性,但却不能完全解释人或人群的行为。民族走廊的形成,除了互利互惠的交换经济关系之外,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与互动融合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民族间的互动总是多种互动形式的综合体,从任何一个单一角度来看待民族互动的区域范畴,是一个基于子系统之间多种互动关系而形成的整体空间。“在这样的认识下,南岭虽然在施雅坚模式中处于几个经济大区的边缘,区域内几乎没有真正的区域中心城市,套用不了施雅坚的市场网络的层级结构,但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山岭中生活的人群,在山地生存和族群交往中长期持续的文化互动,令南岭整合为一个具有某种地理和文化上的整体性的区域。”^③南岭民族走廊以南岭地区为中心,既是一个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空间,也是一个

① 刘招成. 美国中国学研究:以施坚雅模式社会科学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6-117.

② 吴滔,于薇,谢湜. 南岭历史地理研究[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丛书总序:7-8.

③ 吴滔,于薇,谢湜. 南岭历史地理研究[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丛书总序:7-8.

相互依存的经济互动空间。基于这样的观点来看南岭民族走廊，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经济区域的特质就异常明显：四周接邻几个经济大区，南北沟通海陆华夷，东西串联汉壮瑶畲，既有局部的封闭性又不失整体上的开放性。历史充分证明，南岭民族走廊除了是各民族进行文化互动并相互融合的文化通道之外，也是一条谋求民族发展延续的经济大通道。各民族在这条经济大通道中，形成了相互依存、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南岭民族走廊中的各民族，由于居住地域的巨大差异，其生存环境、生产方式、资源占有等状况不尽相同，生产方式都以传统粗放的游耕、畜牧、林业等为主。只有互通有无、相互补充，才能共同生存发展下去。因此，构建良好的经济关系、相互进行帮扶，是每个民族意识到的最佳途径与必然选择。南岭民族走廊族际经济互动的本质是族际间的一种经济交往，是一种满足自我生存需要的交换行为^①。可见，实现该走廊区域从民族走廊到经济走廊的范式转换，还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因此，将南岭民族走廊视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既具有科学的区域理论依据，又符合客观的历史发展事实。

四、战略价值：加快南岭民族走廊地区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南岭民族走廊的区域空间具有以下特点：从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划分看，南岭民族走廊同时跨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地处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的交界地带，既是南北交通要道，又是东西串联通道；毗邻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泛珠三角、西南等经济圈，是各经济区互通往来的重要廊道；从国际区位来看，南岭民族走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区域，是连接我国各经济区域与东南亚国家地区之间商贸往来的重要国际大通道。

（一）南岭民族走廊具有其它经济区划无可比拟的优势

作为一个整体性经济区域，南岭民族走廊与其它经济区划的区别，决定了以其为视角进

行区域经济研究具有显著差异，具有其它经济区划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其一，南岭民族走廊的划分体现了同质性与集聚性（异质性）两种区划标准的结合。南岭民族走廊所涵盖的民族地区，其在地理环境、地质特征、民族构成、历史渊源、资源条件、民族文化等方面具有同质性，而与其它走廊和板块相比，在这些方面又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样既有利于区内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的统一制定与实施，又有利于同周边地区开展经济合作。其二，南岭民族走廊是一个兼具文化互动空间和经济互动空间的综合性空间形态，是民族文化关系与区域经济关系的耦合空间。南岭民族走廊的存在，充分体现了文化互动空间与经济互动空间两种空间形态特征，既是人或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互动的场域，又是人或民族间进行经济交往的通道。在这两种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的民族关系和区域间的联系。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间的紧密联系，是留给当代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是强化区域经济关系和实现深度协作、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其三，南岭民族走廊的空间范围不但涉及粤湘桂赣黔等多个省区，而且横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区域内部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与协作性，是探索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机制并实现共同发展的首选之地。根据这个特点而统一规划南岭民族走廊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就可以消除同质性带来的对东部地区资金技术等优势与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之间联系与互利的割断，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弱化走廊内各区域间的竞争性而提高互补合作性，最终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其四，南岭民族走廊在国内区位和国际区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既有国内西南地区、长江经济带、华南地区等作为发展支撑的广大经济腹地，又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起始区域，具有进行双向开发开放和发展海洋经济的有利条件。其五，南岭民族走廊更为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南岭民族更加注重少数民族及其居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平等性和紧迫性，更加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均衡问题、开发问题、贫困

^① 李军,袁丽红. 南岭民族走廊族际经济互动研究[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03):102-111+155.

问题、生态问题、开放问题等。

（二）构建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

构建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既是解决该走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实现该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应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必然选择。其一，缩小差距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失衡是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首要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走廊内部各省区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通过整体规划、系统协同、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充分借助走廊内历史中形成的天然民族联系来强化区域经济联系，通过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而使区域间的互补效应与扩散效应充分发挥，才能逐步实现协调发展。而实现各省区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目的，最佳途径是将南岭民族走廊视为一个整体性经济区域并根据其特点来制定适宜的经济发展方略。其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构建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有利于整合区域资源，形成优势合力；有利于通过民族关系强化各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实现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实现技术的扩散效应和资源的整合效应，

加速推动中西部地区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培育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提升整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格局，拓展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空间。其三，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佳选择。构建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整体合力，整体提升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综合竞争力，并整体提升单个省区所无法实现的国内外市场中系统性经济风险的抵御能力，将有效强化走廊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的有机联系，整体提升该地区的对外开放格局。其四，有利于培育区域增长极与强化区域合作。整体构建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有利于集中资金和先进技术，对走廊内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整合开发，对重要产业和民族特色产业进行合理布局和重点扶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增长极的培育来带动周边区域整体发展，提升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率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繁荣发展。另外，打造南岭民族走廊经济带，可以有效促进该区域与周边各经济区的协作共赢，加强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对接。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走廊内地协调发展，还可以促进更大范围内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Research on Location of Nanling Ethnic Corrid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Economics and Strategic Location

LI J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Yunnan 655011, China)

Abstracts: The definition of Nanling Ethnic Corrid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economics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rridor integrity. On the one hand, it should refer to the definition of Nanling Mountain Area in the field of physical geography, follow the general paradigm of ethnolog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fully consider the factors such as history, culture and ethnic group flow in the corridor area. On the other hand, the economic space of Nanling Ethnic Corridor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The inte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conducive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s and regions in the corridor,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taken into account. Under the spatial definition of "core area + radiation area", Nanling Ethnic Corridor has a unique strategic location from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rridor connecting the southwest and Southeast,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earl River, but also the starting are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Key words: Nanling Ethnic Corridor; cultural space; economic space; coupling; location

[责任编辑: 杨世武]